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二十三

明 馮琦馮瑗 撰

臣類四

守令 二十一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

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而與堯舜繼矣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

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

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

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

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寛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户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

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
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
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
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
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
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
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

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閒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

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貲助邊天子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

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

朱浮上光武皇帝疏　臣聞日陽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

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

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左雄上孝順皇帝疏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

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良令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寛柔克慎用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

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兹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冦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疢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罹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名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鈌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

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筭增其秩禄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虚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王嘉擇賢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

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内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白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赦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

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隂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

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為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令盡力者

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名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辭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

不可以爲幍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屛

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内史諸葛恢涖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北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

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唐白居易牧宰考課對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葢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上之風化附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古之賢者爲善不待勸也何哉不忍爲惡耳愚者爲

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為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舍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唐虞之際敷求俊乂而四凶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為臭似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豈

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樞操其要剗邪為正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令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

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為求不以人之貧富為度以上之緩急為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黄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為理矣

宣宗時于延陵為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

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絢曰詩人託此為髙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孤絢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賔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

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宫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宫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還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

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論惜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閒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墉為兗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三十四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孫叔敖者楚之隠士也虞丘相進之于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漢班固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

簡易禁罔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寛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寛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

去弘寛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囏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名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廪廪庶幾德

讓君子之遺風矣
倪寛爲左内史寛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寛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漑田收租税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

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

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黄霸獨

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名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穎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

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

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

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縁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戸口歳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頴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

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頴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頴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頴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刼畧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
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
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
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
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
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
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

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

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

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黄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宫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黄門倡優諸戲及宫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

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名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

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歳時祠祭至今不絶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為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

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歳時遺之禮也人曰茍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秦彭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

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别肥塉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

行再辛頴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歳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寛為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勉而無恥吏人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若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

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

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

守寡養孫若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
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
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
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
内王涣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
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
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涣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
豈大賢之路令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

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宋均為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

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吳祐為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

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

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雄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濵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寛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蚤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餚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

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㤲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㤲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

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兎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黄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

徵代杜林為光禄勲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王丞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静不為細察小吏有盗池中魚者綱紀推之丞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為吏所拘丞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丞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寛恕若此

曹攄字顔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寀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肎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恵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宫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宫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馮琦云唐文皇亦有所祖而行之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

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

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毁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

五袴

隋梁彦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彦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謡訟目彦光為著帽餳隋主聞之免彦光官彦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

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争

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
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
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
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
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
録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
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

始録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税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侯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

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
宣宗校獵于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

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閼上手筆除君爽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肩輿
置聽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禄
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
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
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
俗遂變後遷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
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

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若公義曰刺
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
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
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
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
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
僚佐覩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

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能吏十二則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

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

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絶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

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别之

蜀漢主以費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為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賔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斆禕之所

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東晉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

損而朝夕所須徵為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西魏丞相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公蘇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

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為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悦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歴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

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
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
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
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北齊主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
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
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
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彊幹一人當

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

苻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

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

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授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刼于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刼者刼者反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

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絶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

其非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朝歌賊甯季等數三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哀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

太行臨黄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兾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寛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刼者為上傷人偷盗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幟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周紆為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椽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陸雲為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縣肅然

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

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

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

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

要候于是一縣稱其神明

酷吏二十則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

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于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

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漢司馬遷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

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
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
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
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

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甞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

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

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憑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

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内史為寧成

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絶知友賔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

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

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

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
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
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
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
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

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

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

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

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
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
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
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
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
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嘗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
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

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淩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
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
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
自殺湯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
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
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
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

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内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賔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脱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

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寛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

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

閒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
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
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
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
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
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

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請名猜禍吏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内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内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

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畧吏

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謟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

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
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
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
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
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
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
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

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决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揺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

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

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寛内深次骨宣為左内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

曰君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

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足以為戒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
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
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
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
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
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
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
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

将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黄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絶也

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

二周餘蹩蒡畝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名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刼行者死傷横道枹鼓不絶賞以三輔髙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曰虎穴乃部户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

輛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覬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内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嗜姦

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唐權德輿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徇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

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
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
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
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絶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
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予長既首冠酷吏
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
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
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

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涖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怳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武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

之乃敞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

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

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朝廷遣使巡察四方或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徒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

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

使人搜捕蹤跡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枷號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倘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

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
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
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
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
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
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
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

來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
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欲羅告武氏諸王
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
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
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
日不出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
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
之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寃魂塞路

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

經濟類編卷二十三